



## 不求甚解散漫读

王振羽



王振羽，笔名雷雨，国家一级作家，凤凰出版传媒集团副总编辑，中国作协会员。曾获金陵文学奖大奖、紫金山文学奖。出版有《龙飞光武》《龚自珍传》《吴梅村别传》等专著近二十部。主编有《读书台文丛》《六朝松文库》《新鸡鸣丛书》《文化世家丛书》《杂花生树丛书》《远方文丛》等。现居南京

应该说，在汝水边的乡村小学里，方才开始了我的读书生涯。父亲是村里的民办教师，记工分，到年底与生产队结算。父亲教了许多课，但，从没有听到父亲有过什么抱怨。父亲的同学送他一套王佩铮先生点校的《龚自珍全集》，他经常抄写，我也就跟着囫圇吞枣地读、背，我劝天公重抖擞，不拘一格降人才，定庵先生的己亥杂诗，大多能脱口而出，现在想来，还真是一种童子功呢。再后来，到了江南的石头城读书，尔后为龚自珍撰写传记，大抵都与此有关。

除了读龚自珍，还读了不少红色经典：《红岩》读起来太压抑了；《红旗谱》印象最深，朱老忠护钟、反割头税，都是很有意思的故事；《林海雪原》最有代入感，特别是小分队深入林海，与土匪的斗智斗勇，扣人心弦，欲罢不能。多年之后，我去东北到镜泊湖，深入林海，也到亚布力，去看雪原，总觉得与自己当年想象中的林海有太大的差距。某次，到北京参加一活动，一朋友热心介绍，认识了叶念伦先生，他是学英语的，他的岳父就是曲波，而他自己的父亲是叶君健先生，他所翻译的《安徒生童话集》，一版再版。当时，还读《烈火金刚》《野火春风斗古城》《青春之歌》等。某年，陪父亲去北

戴河疗养，一下火车站，放眼望去，宛若当年《青春之歌》的主人翁到此。也是后来，读老鬼说杨沫的种种，杨沫与张中行的恩恩怨怨，还有《青春之歌》的不断修改，也才知道，一部小说的风行，有着多种因素的制约，并非刻意而为之。

高考制度恢复了，父亲被抽调到镇上教书，我也就跟着父亲到了镇上的小学。镇上的学校，有电视，有邮电所的报刊亭，还有书店，更重要的是，教室有明亮的灯光，晚上亮如白昼，乡镇上的学子们在这里如饥似渴，期望着在高考中取得好的成绩。就是在这样的氛围之中，我读到了刘震云的《塔铺》，古华的《爬满青藤的小木屋》，还有苏童的《井中男孩》《向日葵》，父亲的同事杨遂兰老师订阅有不少文学刊物，我都偷偷借来阅读，还有杨朝汉老师收藏有《收获》杂志，姜朝选老师订阅《文汇报》《人民文学》，我都去借来细看。正是在这样的驳杂而充满葳蕤生机的阅读中，视野开阔了，想法也多了起来。当时读《第二次握手》，知道了丁洁琼，也知道了张杨。当时，还以为张杨是湖南人，谁能想到，他就是许昌长葛人，应该算是正宗的大同乡啊。在《光明

日报》的副刊上看到贾平凹的《在姚村》，喜欢得不行，居然把它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下来。当时，张一弓、田中禾、乔典运、李准等人的名字耳熟能详，姚雪垠的《李自成》，李准的《黄河东流去》，都是大部头，偷偷摸摸地看，与《水浒传》《三国演义》比较着看，真是如醉如痴欲罢不能啊。不过，那个时候，下功夫最大的还是文言文阅读，也并非父亲强迫，《古文观止》的文章，几乎每一篇都会背诵。黄庭坚在我的家乡县城政法战线工作过，他是苏门四学士之一嘛，就背他的诗文，天昏地暗，不以为苦。多年之后，我写《陈三立传》。陈三立这一同光体大诗人与黄庭坚是同乡，都是江西人。陈三立曾经交往过的一个叫欧阳霖者，在叶县担任过县令，他编纂过《叶县志》，应该是我父亲的老师杜大纪先生把这一县志送给他的。我拿来读，读得兴致盎然，感到特别亲切，这也是后来我特别喜欢看志书的缘起之一。正是在镇上读书时节，父亲去读大学了，我一人留在小镇，倍感孤独落寞。很偶然的机会，读到了郭路生的《相信未来》，体会到了诗歌的别一番力量。

中招揭晓，我们到昆阳古城读高中。正逢二十世纪八十年中期，风云

激荡，百舸争流。在紧张的学习之余，我更是不舍昼夜，大量阅读。有一发小从河北石家庄寄来《红高粱家族》，我细读揣摩，无限神往。大哥已经上班，有了薪水，他给我买来贾平凹的《商州三录》，还有张贤亮的小小说，张洁的小说，孙犁、沈从文的文本，都让人感到新鲜而刺激。我的历史老师的女儿喜欢看三毛的散文，大致是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的，她借给我看，清新、别致的文风，奇异的故事，令人拍案叫绝。

告别故乡，来到扬子江边的千年古城，我的阅读也掀开了新的一页。



## 安得世间阅读法

汪琼



汪琼，高级教师，2023年阅读点亮未来年度点灯人，致力于儿童哲学教育研究与推广，出版个人专著《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》，《孟子中的儿童哲学课》即将出版。现居杭州

《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》新书首发式上，儿童哲学领域知名学者高振宇教授说：“汪老师，你接着可以做中华经典中的儿童哲学课。”

“我？我可以吗？”确实被吓住了！绘本中的儿童哲学课，我多少是有些把握的。绘本是我的最爱，最爱的事做不好，大概率是不会放过自己的。可中华经典，浩浩荡荡，多少学者皓首穷经也不过望洋兴叹吧？

“你当然可以！中国古典哲学多在诸子百家，我们该用儿童哲学去唤醒！”高教授之于儿童哲学教育，始终是那点灯人。

自知难及，却已然心动，还因彼时我正在读张定浩老师的《孟子读法》。我的友圈，很多是他《既见君子》的骨粉，蔓引株连到《孟子读法》，本以为绝缘的儒家经典，居然联通“电路”。《孟子·离娄上》“沧浪之水”这一节——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缨；沧浪之水浊兮，可以濯我足。孔子曰：小子听之！清斯濯缨，浊斯濯足矣，自取之也。夫人必自侮，然后人侮之；家必自毁，而后人毁之；国必自伐，而后人伐之。理解这段话的开关是——自取之也。对此，有些译注本，甚至很有市场的，均释为“取决于水本身”。而张老师解释为“取决于你自己”。只换

了三个字，佶屈聱牙的古文，瞬间间上下通畅，出发于“自取”，一气贯通“自侮”“自毁”“自伐”。掩卷思忖：哪怕只是将《孟子读法》中引来梳理、比较的历代名家注解放入课堂，让学生自去比较、辨析、判断、取舍，就是很好玩的儿童哲学课吧？

撼心动神的，不只是这些截断众流的独出己见，更有君子之间跨越重峦叠嶂后的看见、懂得和成全。“沧浪之水”这节起句——不仁者可与言哉？安其危而利其菑，乐其所以亡者。张老师这样释文解道：“如果我们知道在古典语境中，仁是本心，那么不仁也就是丧失本心，它就不单单是一个周顾他人的问题，更重要的，是不自知，也就是无知……君子与不仁者的差别，在于是否自知，进而自立和自强，一切从自身做起，再推己及人。如果抛开这一层单讲‘利他’和‘救国’，看似铿锵有力，却很容易陷入伪善。”这份卓然识见，与《孟子》一以贯之的“反求诸己”，内在声气上，更为相应。借儿童哲学这条少有人走的路，先秦儒家刚健、清明的哲学观、人生观，对浮游于互联网的儿童，亦是寻根、扎根、立根之旅吧？

“做任何领域的研究，你得知道该领域历代代表作，建立阅读谱系，通读，比较，辨析异同。最关键的是你得读出

你自己的理解。”张老师的这段话，可作为每一位学者的座右铭，立于每一间书房。后来我读哲学书，亦如是读。

最终促成“《孟子》中的儿童哲学课程”落地的，还源于第三种遇见。如果有人，读完教育硕士，再攻读哲学博士，博士后期间一直实践儿童哲学课程，对儿童哲学教育而言，应该是顶配吧？这个人物，叫黄睿。初见不久，黄博士就将自己这几年做中华经典中的儿童哲学案例手稿《童读经典》发给我，供我研读。读到夜中不能寐是常有之事。他的儿童哲学课程框架极其简练：提供刺激物，略加解释；研读刺激物，自主提问；小组交流，筛选问题；寻求答案，全班分享。纵观国内各种课程改革，虽说“将儿童置于课程中央”嘹亮如歌，真能落地生根的，却寥如晨星。它需要课程理念从教到学的彻底逆转，更需要对儿童的全然信任。而我们深陷顽疾，久矣。与黄博士交流多了，逐渐体察他的深心厚意——他提炼出最简洁实用的儿童哲学课堂结构，提供给每位有志于此的一线教师，服务于每位有可能接触儿童哲学的儿童，这些天生的哲学家，更有机会变成现实的哲学家。“最好的课程，需最佳的路径，以实现最快的迁移、复制。”而惟有这样的课

程认知与设计能力，才具有普适性。后来，我做“《孟子》中的儿童哲学课程”，我们组建团队探索哲思语文——将儿童哲学理念统整到阅读、习作、口语交际等教学之中，遵循的，就是这样的思考逻辑、课程理念。

曾有读者问张定浩老师：“一个学现当代文学的作家，古典修养怎么这么好？”他说：“我的古典修养并不好，我只是在学习过程中写作，让写作本身成为一种学习。也许我写完的某些瞬间，古典修养会有所提高，但也仅此而已。”边写边读，是他读书写作的方式；共读共学，是我读书做课程的方式。当然，也是这些年，因为遇见，因为好奇，因为好玩，逐渐摸索出来的。安得世间阅读法？不负师友不负卿？无非“运用”一词。